

解放軍文艺丛书

新四軍的一个連队

胡考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新四军的一个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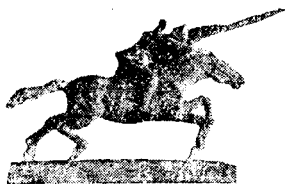
——

——

解放軍文艺丛书

新四軍的一个連队

胡 考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在抗日战争的年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活躍在大江南北，抗击着、牽制着华中地区大部分的敌人。新四军的第三师深入敌后，在苏北的射陽河以北、鹽海路以南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这里所写的是第三师的一个連队，当时如何进行战斗、生产和学习。

在这本书里没有恋爱的故事，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場面。它只是用朴素的笔墨、真实的感情写了一些人物。它写到了連長、副連長、指导员、支部書記、排長、排副、班長、班副、战士……这是一群年龄相仿、目标相同、身强力壯的年輕战士。但是这一群人，作者都賦予了鲜明的性格，即使是着墨不多的人物也各有不同的个性。这一本书通过这样一些普通的人物，写出了人民军队的优良傳統，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証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全国范围的軍事上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号 715 字數 138,000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7 $\frac{1}{2}$ 插圖 2

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80000 册

定价(6) 0.60 元

第一章

一九四四年春上，新四軍三師解放了阜寧城以後，有些傷員住在師的衛生部，徐標也是其中的一個。這是他第三次負傷了，傷勢比較重，一顆子彈打進了他的左胸——幸而是一顆盒子槍子彈。衛生部的吳部長親自給他動的手術，把他的肺切掉了一塊，危險期算是過去了。

他是個老戰士，一九三七年在陝北參的軍，那時才十五歲。抗日戰爭開始，他跟着部隊到了山西，以後又到了山東，輾轉來到蘇北。七八年來，他當過勤務員、通訊員、警衛員、戰士、機槍手、班長、排副、偵察員——犯了一次嚴重的錯誤，降為伙伕，現在又當了班長。這人的優點是工作積極肯幹，能夠吃苦耐勞，戰場上每次都表現得英勇無畏，立了不少功勞，他的缺點在於平時不斷地要犯些錯誤，而且他還是不知不覺地就犯下一些錯誤。

他犯的錯誤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粗枝大葉，做事情中樞細長，於一點點仿佛從小就是如此。他剛參加部隊的時候，是在安豐當勤務員，不久調到政治部組織科，李雪峰都當過通訊員。李雪峰見徐標長得結實粗壯，是

个很可爱的小鬼，对他十分关心，經常跟他談話，問長問短，还教他認字，督促他参加集体学习。徐标这个名字也是李雪峰給他起的。他原先的小名叫栓兒，一則难听，叫起来不便；二則写出来也实在不雅。

刚开始的时候，徐标犯的毛病是丢东西。今天發給他的飯碗，明天丢了。丢了就丢了吧！向老百姓借碗吃飯也是一样，反正吃到肚里的都是粮食。徐标对这些是不在乎的。

那一年秋天，徐标剛領到棉衣，不久就把單衣丢了。他不得已早晚披棉襖，日中就光膀子。因徐标个子不高，部队里不能單为他做一套小棉襖褲，他穿的棉襖就襟袖过膝，看来已經够滑稽的，何况穿的又是光棉襖，更招人笑話了。

起先李雪峰还没有注意到，后来發現徐标滿头大汗还穿着棉襖，把他的領扣解开一看，里边是光的。問他單衣呢，說是丢了。这种錯誤若是初犯，人們总是会原諒的，一犯再犯，李雪峰可火了。这一回，他严厉地批評了他一通：

“你来了几个月，丢了多少东西了？你自己想想看。發給你的碗，碗丢了；發給你紙，紙丢了；給你的鉛筆，鉛筆丢了；现在又把衣服都丢了。你是这样的不爱惜公家的財物！你以为这些东西得来是容易的？这是老百姓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是公家的財產。你懂得不懂得？一个革命的战斗必須爱护公家的財產！你懂得不懂得……”

徐标低着头看着自己脚上的那双破鞋。他心里想：“首长还不知道呢，我这双鞋也是别人的。”

有一个时期，徐标变成专削筷子的工人了。因为筷子似乎是世上最容易丢的一种东西。他自己的筷子丢了。丢了就丢了吧！好在农村里有的是蘆柴、高粱稈，随处都能找到扒飯的工具。索兴吃一餐丢一双，再吃再找也不见得有什么困难。

可是，有一天他把首长的那双牛骨筷丢了。这是他头一次丢了首长的东西，这一下可慌了手脚。他硬着头皮到李雪峰那里作了坦白，本以为李雪峰会大大地批評他，豈知这一回李雪峰并没有十分責怪他。只叫他以后注意，同时还認為他能自动坦白是好的。

从此，徐标就經常給李雪峰削筷子，因为随削随丢，只得經常削。

对于李雪峰來說，屬於他私人生活上的事，他是不計較的。他总觉得徐标还是一个孩子，既是孩子不免貪玩，这些問題上有些缺点也是难免的。

对徐标來說，貪玩确是他丢东西的根由。他的所謂玩，其实也很簡單，主要的是渾身的勁兒沒处使。他專喜欢和人角力、摔跤，尤其喜欢跟那些比他大的人比气力。如果有單双杠、石担、石鎖等物，他就可以玩半天；如果旁边再有人看，看了还有人喝采，那他可以一直玩到把衣服脫光，最后只賸一条小褲叉。終于临走的时候就不能不丢掉样把东西。如果实在沒有什么可玩的，他就爬树，摘鳥

窩；老百姓家門口的石滾、石磨，他也試圖搬弄。总之他要想一切办法消磨自己的精力。真的，天下確有這樣一種好動的青年，他們一刻都靜不下來，徐標就是很典型的一個。這樣的人要他坐下來看書、寫字、學文化，往往感到困難，不一會他的眼皮就變得十分沉重打起盹來了。這件事也是李雪峰經常要批評他的。

一九三八年春天，他們的部隊到了山西。李雪峰調任為團政治處主任，徐標也跟着當了警衛員，挎上了盒子槍，心里高興得了不得。穿了一年軍裝未曾摸到過武器，一旦有了槍支自然是高興的。這一回，他自知有丟東西的毛病，又知道槍支是萬萬丟不得的，因此不論吃飯、睡覺他都槍不離身。

有一個時期，一方面由於李雪峰抓得緊，另一方面，也由於戰鬥部隊里學習的空氣很濃厚。徐標發了一次奮，努力學習了三個 month 文化，前後也識得幾百字。李雪峰着實稱贊了他。可是在一次戰鬥中，一連忙了兩個月，等戰事結束，他的那幾百字也大部丟了。這使他很失望，甚至對於學習文化喪失了信心，懷疑自己對這一門是沒有辦法的。

徐標在李雪峰那里工作了一年多，到了后一個時期，因為經常行軍，丟東西的機會自然更多些。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是丟了李雪峰的一個背包，里边裝着文件、筆記本、十二發左輪子彈，還有一些為數不多的錢。為這件事徐標關了三天禁閉。李雪峰也作了檢討。

徐标因丢东西受的批評、責罵也不算少了。后来李雪峰每把东西交給他，事先对他的警告几乎是無时無刻的了。可是許多教訓都不能徹底改正徐标的缺点。当然，也不能說徐标不願意接受教訓，每一次徐标丢了李雪峰的东西，就痛苦万狀，問題在于过后又会重犯。

自从丢了背包以后，他反复考虑的結果，認為自己当警衛員不适当，要管自己的东西，还要管首長的东西，实在不能胜任。那一天，他把李雪峰的屋子收拾得特別整潔。可是，李雪峰剛坐下不久，他又来扫地；剛扫完地又来抹桌子；剛抹完桌子又来叠床鋪，其实这一天的床鋪比平时叠得还整齐。

李雪峰看在眼里，心里有些疑惑，他把徐标叫住問道：

“你进进出出的忙什么？”

徐标站住了，他看了李雪峰一眼赶紧把眼睛躲开，又看了李雪峰一眼又把眼睛躲开。

“又丢了什么东西？”李雪峰盯着他。

“不，我有句話想跟首長說。”

“什么話？”

“我想下連队扛槍。”徐标偷偷地吐了一口長气。

首長把眼光收起来了，却没有答复，而且到底也沒有答复。

徐标低着头，像是犯錯誤的小学生被罰站，一动都不动。約莫站了十来分鐘，周身都發起热来。他看見首長的

那双草鞋，走过去又走过来，走过来又走过去，站住了。他始終沒有敢抬头，但他可以感觉到，首長在从头到脚打量他。

首長在鋪板上躺下了。他一个拳头压在自己的腦門上，这是首長思考問題常有的姿勢。徐标知道首長没有什么話跟他說了，他偷偷地从屋里出来。“首長不同意。”他心里想。

三天以后，李雪峰把徐标叫到身边，和顏悅色地跟他說道：

“我認為你的想法很好。你懂得不懂得？下連队这一想法是对的。到連队里去鍛煉鍛煉，对自己的进步会有帮助。关于这一点我也給你想过，問題是你的年龄太小，怕你搞不下来。現在，既然你自己提出来，我可以同意你的要求。昨天我給組織干事談好了，你去找他，叫他給你开个介紹信。看調到那一个連队去，反正那一个連队都是一样的。——有几点意見我想給你談一談，第一，这一次把你調到連队去，并非是你犯了錯誤才把你調去的。你懂得不懂得？下連队，扛槍、打仗，这并不是处分，这是你的前途。你既然參了軍，当了革命軍人，当然應該到連队里去。第二呢，我希望你不要那么貪玩，你現在已經長大了，不是个小孩子了，丢东西也不是永远可以丢下去的。你懂得不懂得？——第三，”

李雪峰講的第三点，主要的是希望徐标今后能好好學習，學習軍事、政治、文化。并且还列举了过去徐标在学

習中的許多缺點，偶爾也提到一些徐標的優點。最後他要徐標經常來看他，如有困難也可以找他。

徐標只是點頭沒出聲。他听了首長的一席話，不知怎的，忽然感到心酸起來，這種感情在徐標一生中還是第一次。

這以後，徐標就在連里扛槍，但丟東西的習慣不能因為換了環境就會絕迹。所好的是生活比較簡單，丟東西的機會大大減少了；再說，即使丟也是自己的東西，責任畢竟也小些。

一九四〇—四一年間，他們的部隊到了山東，前後打了好幾次仗。兩次是跟國民黨頑固軍打的；一次打的偽軍；又一次是伏擊日本鬼子。就在這一次，徐標負了傷。那時他已提升為排副。大概也是一帆風順的緣故，驕傲自大的情緒不斷滋長，老是跟排長鬧不團結，竟至動武，三拳兩腳把個排長干翻了。——這是後話，這裡先提一筆。徐標犯了這一錯誤以後，李雪峰的意見把他調到團部當偵察員。——那時李雪峰已經是團的副政治委員了。當偵察員對徐標來說倒也合適，工作也著實做得不錯。別人不敢去的地方，他敢去，甚至敵人的據點，他也進進出出，要他摸個哨回來，有時竟能超額完成任务。

那是在魯南山區。夏天天熱，徐標行了路見山溝里一片好水，就把衣服脫了到河里洗澡、游泳。等他玩够了上岸的時候，他的那支盒子槍不見了。他在這一帶幾個村子里找了三天，還跟村長吵了架，還是沒找到。他只得悶著

头回到团部。他到李雪峰那里自請处分，結果关了一个月禁閉，罰作伙伕。

上面說的是徐标犯錯誤的一个方面，也就是粗枝大叶的那个方面。这类錯誤，自从丢槍以后有所改进，因为这个教訓实在太大了。一个軍人丢掉了自己的武器，这对徐标來說，也自認是極端严重的。但丢东西，或是不小心损坏了东西，比如：他一下把連部的那只鬧鐘的簧給擰断了，諸如此类的錯誤，并非明知故犯，实在是出于無心。因此光憑檢討，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当初，李雪峰对这样的問題也是这种看法。李雪峰对思想問題的要求十分严格，但是对这些，李雪峰認為并不是思想問題。他甚至認為这跟人的年齡有关，仿佛每个人年輕的时候，多多少少总会犯些这样的毛病。后来事实也証明李雪峰的看法是对的，但看徐标自从丢槍之后，这些方面确有改进。

可是，随着徐标年齡的增加，他的另一方面的錯誤也与日俱增了。那就是性子暴躁、火气特大、喜欢管閑事，管起来又不恰当。对于一些落后的現象和某些落后的家伙。他就看不順眼。看不順眼就要干涉，干涉的方法，不是罵就是吵，最后就掄起拳头来揍人。这倒并不是說，徐标这两类錯誤在他丢槍的前后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綫。当然，按照發展的規律也不会如此。前一类錯誤今后还会有；后一类錯誤，早在他的幼年就有了萌芽，問題是后来更加有所發展罢了。比如，在他干翻那个排長之前，就有过一件揍

人的事。这件事說来也是很有趣的。

那时部队还在山东，他当班長，在他班里有个調皮搗蛋的战士，叫做王之玉，也是从机关里下来的。他上操装肚痛，吃饭打冲鋒，而且怪話連篇。你叫他作事，他說“馬上”，可是轉眼他就溜了。等你把他找来，他說他在干別的。所謂別的，不是洗衣服就是做針綫。他最感兴趣的是到老百姓家串門子，找老百姓的姑娘說笑。而且据說还有些不正当的态度。

徐标打王之玉来的那天就看他不順眼。只見王之玉漂白的臉皮，細長的身材，衣服穿得整齐干淨——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左面小口袋里不插鋼笔倒插了把小梳子。既不像战士又不像干部，这算是什么样的人物？

头一天晚上，王之玉就怕跟別人睡在一起，嫌別人髒，又說别人身上的虱子会爬到他那里去，仿佛他从来都是一人一鋪的。其实徐标班上誰也沒有虱子。

第二天一早，大家都起身了，就王之玉一人躺在被窩里賴着。

“叫他起来！”徐标不指名的給人下着命令。

有人跟王之玉說：

“起来吧，同志，不早了。”

“起来就起来，耍态度干什么！”王之玉嘴里嘟囔着坐起来了，“当班長的就能耍态度？哼！班長咱是見过的，比班長大的官兒，咱还見得多呢。”他故意把有些字眼咬得很含糊，有些字眼又咬得很清楚。

“你嘴里干净些，什么官兒不官兒的？你在說什麼？”

徐标一边打綁腿一边問他。

“我沒有說什麼。”

徐标心里想，这小子才来一天就跟他鬧起来也犯不着。况且他自己說着又賴了，忍着性子走了。

从此以后这两个人算是对上头了。正像王之玉自己說的：“針尖对麦芒，他可是跟咱对上了。咱在政治部二年，什么官兒沒有見過？首長也沒有跟咱耍过态度，現在倒輪到一个当班長的尽跟咱耍态度！你有意見你提出来，誰对誰还没有一个意見？咱对你的意見也不小，半斤对八兩，差上差下，有什么了不起的。”王之玉还故意到处講着，只是不敢当着徐标的面講。他看得出来徐标这人有些蛮，万一动起手来是会吃眼前亏的。当然，这些話很快就傳到徐标耳朵里。于是徐标这个班長仿佛專为管王之玉而設的。王之玉的一举一动都不能逃过徐标的耳目。他看着他上操，看着他學習。王之玉的每一句怪話都遭到徐标的迎头駁斥。

“哼，給咱穿小鞋。”王之玉故意散播着对徐标的不滿，“你說咱王之玉落后，你徐标进了多少步？你徐标要真进步的話，你还不是个黨員？呃，你跟咱一样，都是群众！你是班長，班長也是兩斤半一天，咱也兩斤半一天，什么了不起？你一个月兩塊錢的津貼，咱也不比你少一塊。……”当然，这些話也傳到了徐标耳朵里。

别的怪話徐标听了还則罢了，唯有这几句怪話实在

听不得。因徐标政治上正感苦悶，已經向組織提出了入党的請求，这时他把入党的問題看做是平生第一件大事，認為自己参加革命多年，尙未入党，正是莫大的耻辱。偏偏这小子剝他的瘡疤，气得徐标捶胸跳脚的：“媽的，这小子，我总有一天要整他一下！”

也是湊巧，那一天，王之玉在門外晒太陽，有一个黨員战士叫高士德的在跟他談話。談話的內容無非劝他进步，要他不要老說怪話。豈知別人帮助他，倒反而引出一番議論來。大概王之玉不知道徐标在屋里躺着，他高声說道：

“怎么样，你說咱参加革命好几年了，还这么落后，难道落后的就咱一个？哼，落后的人有的是。人說咱落后，咱也不想裝进步。比咱参加得早的也有不是黨員的，还有当了班長也跟咱一样，是个群众，开小組会一样的参加不进去，只能在家里守着……”

徐标听到这里实在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他猛地从屋子里躡出去，指着王之玉的鼻子罵道：

“媽的，你在放什么屁！”

王之玉冷不防屋里跳出个人來，先吃了一惊，倒退一步，却也不肯示弱，冷冷地說道：

“我放屁？你罵人干什么？八路軍兴罵人嗎？”

“罵人？”徐标握着拳头又逼近了一步。“媽的，罵你怎么样，我还要揍你！”

高士德拉住了徐标一旁劝架。王之玉見有高士德在

旁，估諒徐标不会动手。如果真动手的話也有人劝架，如果徐标真打了他，那末徐标的錯誤比他还大，他怕什么！

“怎么样，只許你罵人，不許咱說話？你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兒？”王之玉見高士德把徐标拉向后退，他倒挺着胸脯湊上来了，“怎么样，你想打人？你打，你打！”

咚！一拳。徐标只打了一个八成，就把王之玉打翻在地。他还想赶过去，恰好又来了人，大家都把他劝住了。

王之玉吃了这一拳不但沒敢回手，却坐在地上嗚嗚地哭起来了。像个小孩子，一边哭一边嘴里尽嘟囔。

这一場爭斗，徐标原是有理的，只因他动手打了人，犯了八路軍的紀律，他只能从正确的地位屈居到錯誤的地位上去。当然，指導員只能說这样的話：王之玉說怪話是不对的，这要严厉地批評。可是徐标身为班長，應該給战士們說服教育，怎么能动手打人？打人不允許的，这是破坏紀律的行为，也要檢討。

可是徐标有个特点，他不善于在大会上發言，有时別人在会上講得头头是道，他也听不入耳；其次，他还認為自己並沒有錯，王之玉这样的人是該打的，只打了他一拳还便宜了他，为什么还要叫他檢討呢？于是連里就开小会开大会。會議上王之玉作了檢討，大家說他檢討得还深刻，徐标也作了檢討，三言兩語，大家說他檢討得不深刻。就因为如此，會議就轉而变成斗争徐标了。結果連他請求入党的問題也只得暂时擱过一边。

几年来，徐标因罵人、吵架、打人等犯的錯誤不止这

一次，这里不再一一贅述。接下去不出一年就有打排長那回事，这就更加严重了。其所以严重，也由于他屡犯不改的緣故，終于不得不調动他的工作。

因徐标具有这样的性格，自从打了王之玉以后，就得了一个徐老二的綽号。据說这个綽号是李雪峰無意中給他起的。李雪峰听了徐标打人的彙报以后，說过这么一句話：“这是个二鬚子！”以后营部也談論这个二鬚子；連部也談論这个二鬚子。战士們不敢当面叫徐标二鬚子，就改称他老二。起初他不承認，日子久了也就慣了。那时候是在山东，山东从傳統上講来，称老二并不算侮辱，因为“水滸”里曾把打虎的武松写成武老二。倒是称人老大，在山东的地方習慣上是認為不恭敬的，容易連想到武大郎。称徐标老二，他也連想到武松。而武松这个人物，徐标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崇拜的。

这一次，徐标在医院里养伤已經一个多月了。阜宁战役中下来的伤員，住在衛生部的一共有百十个。他們剛进医院的那几天，副師長帶着政治部主任、組織部長、宣教部長、四科長等人到衛生部来慰劳过一次，还發了些慰劳品，伤重的还分別情况發了些营养費。第二天，黃師長兼政治委員帶着參謀長等人也来看了一次。接着，各旅团的首長們也来慰劳各自的伤員。地方上的專員公署和鹽阜地委、阜宁县委、县政府等机关也来慰劳。

在首長們到医院慰劳伤員的那当兒，三連的三排長